

我帮邻居写春联

□周永祥



春节,在我国人民心目中是农历一年中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传统节日。春联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,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。它从五代十国时开始,明清两代尤为兴盛,发展到今天已经有一千多年了。

日前晚餐,老伴和我聊起了过年的事:“明天放假和我到小商品市场看看,选几副好的门对子。”“现在是清一色的印刷品‘招财进宝’,哪有什么好选的?”“还不如你自己动手写呢。”老伴的一句话,勾起了我对往事的回忆,40年前春节帮人写对联的场景历历在目——

记得我第一次动笔写春联是从初中二年级开始的。在校期间,我除了学好日常功课外,还热衷于楷书和隶书的临摹练习,每次大字课上所写的20个楷体,有10个以上被老师画了红圈(是字写得好的标志)。初二年级寒假回家,春节前两天父亲问我:“今年的门对子是请李先生写还是你来写?”我说:“今年不请了,我来写。”于是父亲去代销店买回了两张红纸和一瓶墨汁,还告诉我哪些地方应写哪些内容。为了能将春联写好,我从带回的书包里找出几张旧纸,按照自己想好的内容开始练习,觉得满意了才在红纸上动笔。记得那年大门对子写的是“天增岁月人增寿 春满乾坤福满门”,大年初一李先生来我家给我父亲拜年(因我父亲是老村长)时看到我写的对联,竖起大拇指夸我字写得好,我心里

不提有多高兴。也就从那时起,每年春节都有不少邻居上门请我帮他们写春联,一写就是近10年。

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,人们的生活虽然艰苦,但是对春联却是十分讲究的,无论家里多困难,也要买些大红纸,或自己或请人写副对联,贴到门上求得新年好运气。大年初一串门拜年的人,凡识字的第一件事是欣赏春联,哪家春联字写得好,哪家春联内容有新意,很快就会传遍三庄。在那个年代,我帮人家写的大门对子,大多是“听毛主席话 跟共产党走”“江山如此多娇 风景这边独好”“红心向党抓革命 争先恐后促生产”“发扬革命传统 争取更大光荣”等等。庄东头的李三爹爹是老军属,两个儿子在部队当干部,每年我都第一个去他家,帮他写“英雄门第春常在 光荣人家幸福多”,很受主人欢迎。

春联,也是人的一种精神寄托。比如有些人家则自定一些“门迎春夏秋冬福,户纳东西南北财”“年年有余岁岁平安”“四季增福年吉祥 八方来财春如意”“爆竹一声除旧岁 桃符万户迎新年”等春联让我来写,期望新的一年能发福生财走好运。

值得一提的是,我在帮邻居写春联时,也有根据主人家情况现场发挥的时候。比如有一户人家靠父母苦工分为三个孩子读书,我帮他写“今日育苗浇心血 明朝成材作栋梁”,有一户卖广播喇叭的,我为他写“一声喊响全



中国半唱惊动世界人”。我屋后邻居家,因小孩多境况较差,我为他家送上“自力更生改旧貌。艰苦奋斗换新颜”……这些对联,同样也博人眼球,赢得不少赞扬声。

在那个年代,大多数的人家,不但大、小屋的门上,房门上要贴,就连窗户上、灶神爷、锅灶、水缸、猪圈、厕所等地方都要写几个字帖。如窗户上“三星在户”、灶神爷两边“上天言好事 下界保平安”、灶台上“灶口无忌”、水缸上“福水长流”、碗柜上“油盐酱醋海 鸡鱼肉蛋山”、猪圈上“猪养千斤肥积万担”、鸡圈上“六畜兴旺”……真可谓里里外外一片红,上上下下喜气升,把春节点缀得春意盎然,喜气洋洋。

那几年,每年帮左邻右舍写的对联都在100副以上。尽管后来到镇政府上班,每年春节也没闲着……

我留恋那段岁月。我期待等我真正离岗回老家后,继续拾起这个手艺,自费买些纸墨,用手中的拙笔多写些春联送给小区里的左邻右舍们。在贡献余热的同时,再体会一下当年的那份自信。

作者单位:阜宁县总工会

小年夜,恰逢立春,灯光下,看到一场大雪纷飞,恣意飘洒。

下雪的夜,看似寂静。然而,更有“暗潮涌动”,一会儿朋友圈都被“雪姑娘”刷屏了。2024年的第一场雪啊!今天是小年夜。

“北风吹雪四更初,嘉瑞天教及夜,半盏屠苏犹未举,灯前小草写桃符”陆游的除夜雪,此时倒是很应景呢。

因为一场雪,今夜无眠。时不时与古人对话,时不时,又看看窗外。“日暮苍山远,天寒白屋贫。柴门闻犬吠,风雪夜归人。”唐代刘长卿的《逢雪宿芙蓉山主人》,不仅描写了一幅风雪夜归图的场景,更是作者当年被贬时的心境。

清晨,拉开所有的窗帘,探头观看:路面白了,树木白了,屋顶白了,车顶白了,窗台也白了,“下雪了,下雪了”孩子们在窗边欢呼着叫着,不一会儿,楼下小区的广场上就热闹起来了。

花花绿绿的衣服,在雪景里跳跃着,一个,两个……七、八个……大人

们搓着手,呵着气,孩童们抓着雪,打着滚,小脸小手都冻得红彤彤的。

见有人滚动的雪球渐渐大,众人并一起参与其中。一会儿胖胖的雪人初具雏形。“毛毛,快给它装上鼻子。”一位爸爸喊着。满脸兴奋的六、七岁的男孩,迅速将手中的一根橘黄色的胡萝卜,插在了雪人的脸上。“还有眼睛。”“好咧!”毛毛又应了声变戏法似的从兜里掏出两枚桂圆核,雪人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。“我这还有口红呢。”说着那个叫小面包的女孩子,上前给雪人画上了红红的嘴巴。“小面包,怪不得我早上没找到口红,原来被你藏起来,你这小丫头。”小面包的妈妈佯狠着。在众人的笑声中,憨态可掬的雪人诞生了。

一场雪,家里的食材,女人的化妆品都派上了用场。

雪花仍飞舞着,孩子们奔跑着。此刻,南方的小土豆们,没去哈尔滨,终于可以在自己的家门口,在这玉树琼花的童话里,恣意地“跌打滚爬”撒欢了。

雪渐渐停了。我开着车到最近的公园。路面已被早起的清洁工清扫过,气温在零上,路面没有积雪,也不

滑。一蓬蓬的雪下面是五颜六色的车辆,南来北往着,像玩具。

停好车,走进雪景里。飞檐黛瓦的群艺馆,因为一场雪,显得沉寂而有韵味。“早啊!”“早,你脚下小心。”我与两位环卫工人相互打着招呼。

“梅须逊雪三分白,雪却输梅一段香。”“有梅无雪不精神,有雪无诗俗了人。”还没到赏梅亭,远远地就听到孩童的诵读声,原来早有家长带着孩子前来赏雪吟诗了。

白白的雪,点缀在蜡梅树上,满目的晶莹剔透,幽香扑鼻。一堆堆小巧积雪里,南天竹的红果星星点点露出,“咔嚓”一声被我收入镜头。

置身在雪景中,冷冽的空气格外清新。河流、桥梁、小径,都被雪覆盖着,高大低矮的树木花草,无论红的、绿的、青的,此刻都成了“白棉花”。顿时,美得让我“窒息”。我一会儿手机,一会儿相机,一会儿又换上广角。

“北风卷地白草折,胡天八月即飞雪。忽如一夜春风来,千树万树梨花开。”看着一树一树的花开,我不由自主地也吟诵起来。

作者单位:江苏利华股份有限公司

飞雪迎春

□云舒